

梅岭之恋

□ 肖复兴

想念梅岭已久。

最早的想念，起于50多年前的中学时代，读过了陈毅的《梅岭三章》后，梅岭，便幻化成我青春期的一种向往的意象。梅岭古道，特别是梅岭关楼上那块巨石上雕刻的“梅岭”两个红色大字，如一面旌旗，常会浮现在眼前，随风猎猎飘动。

美好而壮丽的风景，总是在远方；没有见过的远方风景，更是会让青春的心鼓胀如同一面风帆而充满无限的想象。更何况，还有《梅岭三章》这样的诗，还有陈毅这样的英雄。梅岭，那时候，就像古代英雄美人在一起的美人，对于我来说，那样充满诱惑。

六年前的秋天，和梅岭擦肩而过。那天黄昏，从它的山脚下穿隧道到江西。过隧道前，趴在车窗前眺望梅岭，苍绿的山峰突然阴云密布，瞬间狂风袭来，雷雨大作，斜飞的雨点扑打在车窗上，仿佛是梅岭特意派来的使者，凛冽而苍茫，怪罪我路过它而没有拜访。奇怪的是，车子穿过隧道，那一边阳光灿烂，回望梅岭，仿佛一切并没有发生，恍然如梦，而梅岭阅尽春秋，淡然自若，依旧山色苍苍。不禁想起一句清诗：八面风来山镇定。

这是梅岭留给我最初的印象。这是一部大书，不是一首小诗。这是一幅油画，不是一帧水粉。

前年年底，在广州邱方、娓娓几位朋友的陪伴下，从广州出发，一路北行，过南雄，终于登上梅岭，心里竟隐隐有些激动。想起几年前在山脚下和它擦肩而过的情景，不禁觉得有些神异般的感应，虽没有那般的雷雨，却依旧阴云四合，岭南漫山草木的绿色，显得格外浓郁深沉，不似江南烟雨中的草木那样水嫩轻浮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登梅岭，不像登别处的山，即使是有的黄山和庐山，也不尽相同。你不是来游玩观赏风景的，而是来参拜历史和英雄的。到此一游拍照之后刷朋友圈的轻浮，首先要摒弃。

首先出现在眼前的古道，让我一步跌入前朝。位于大庾岭的梅岭海拔不高，却地势险峻，古道建得便格外不容易。那种鹅卵石铺就的斑驳古

道，虽然经过了整修，却依然存有古迹古风。千年风雨侵袭所留下的悠久岁月的皱褶，和如今很多经过整容翻修一新的景点相比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那是历史这部大书镌刻下的印记。就是梅岭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这样一条古道，也是值得来的。

在古道上，看到一对中年夫妇，妻子的腿有些残疾，丈夫搀扶着她，踩着有些湿滑的鹅卵石艰难地攀登，让我心生敬意。望着他们和他们面前这条逶迤向上的古道，仿佛可以一直通向天上，也可以通向历史的深处。这条古道，如一条巨蟒蜿蜒，千年不老，它吐出火焰般的信子，应该就是梅岭的关楼。那是梅岭的华彩乐章。

慢慢地爬，不要着急一下子就看到关楼。心里忽然有点儿像晚年的音乐家柏辽兹，千里迢迢要去见年轻时的恋人一般，明知道她已经苍老，却依然充满激动，充满期待，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，却不由得放慢了脚步。

我坐在古道旁湿滑的山石上画梅岭的速写。山道两旁遍植各种梅树，只是季节未到，除了很少急性子的梅花绽开稀疏的花苞之外，没有梅花如海的盛景。一边画，一边忍不住想，梅岭成名，对于一般人而言，就在于自古以来满山的梅花开放。历史中所说的梅岭起名，相传源于战国时期南迁的越人首领梅绉的姓氏，人们是不会在意的。或许，这里有中原文化和南粤文化的融合之要义，但人们更在乎梅花盛开之美意。或者说，一含有历史，一含有美学，两种合一，才是梅岭文化之含义吧。

一路向上攀登，一路想，一路画，画画比拍照更让梅岭入味入心。忽然觉得，仿佛恋爱，画梅岭，才像是和它有不断的交流，甚至相拥而有的肌肤相亲。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体验，是登别处名山未曾有过的。

一直觉得梅岭对于我来说，不在于风光和风情，而在于梅岭的英雄。梅岭的英雄，最早要数唐代的张九龄。如果不是他向唐玄宗上书，开凿梅岭古道，如今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和历史邂逅。唐开元四年（公元

716年），距今已经1300多年，那时的条件，开凿这样一条险峻的山道，可以想象是多么艰难。

难怪，后人在梅岭古道旁修建了张文献祠，以此纪念张九龄。清雍乾时期的诗人杭世骏有诗：“荒祠一拜张丞相，踽踯真能迈禹功。”可惜，如今，张文献祠早已不存。

苏东坡也应该算作梅岭的一位英雄。当年他一路被贬，就是过梅岭到惠州的。尽管来时明明知道：“问翁大庾岭头住，曾见南迁几个回。”却依然为梅岭留下明艳照人的诗句：“不趁青梅尝煮酒，要看细雨熟黄梅。”苏东坡算是一位悲剧式苍凉的英雄。

对于我来说，梅岭英雄的象征，或者说梅岭英雄的代言，是陈毅元帅。他为梅岭留下的《梅岭三章》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。中学时代，就是这三首绝句，让我对梅岭一往情深。陈毅的诗写得确实好，尤其是第二首：“南国烽烟正十年，此头须向国门悬。后死诸君多努力，捷报飞来当纸钱。”那时读得我热血沸腾，觉得只有这样的诗才配得上这样的山，只有这样的山才配得上这样的诗。这样的山真的是英雄的山，和一些花花草草的山拉开了距离。

走到半山腰，看到一块巨石上书写着《梅岭三章》，用的是陈毅的手书，心里很是激动，仿佛一下看到了当年的陈毅。当年的陈毅在这里打游击，被围20余天，写下了这三首绝命诗。当年的陈毅，才只有36岁，本命之年，那么的年轻。

面对这幅巨大的诗碑，我站立良久，也仿佛看到青春时的自己。惭愧的是已经两鬓斑斑，旧日的热血情怀与诗情还剩多少呢？不仅是我自己，后死诸君，是否都还在一往无前地那样多努力呢？

终于爬到山顶，梅岭关楼就在眼前。那么熟悉，又那么陌生。那么亲切，又那么肃然。仿佛真的见到了青春时的恋人，是梦中的那样年轻吗？还是现实中的这样苍老？在流年暗换中，是否彼此都有意想不到的变化？

关楼一楼将广东和江西分割，当

年就是有了它，才将南北交通连接。梅岭古道，可以说是，沉沉一线通南北，有了以往历史的和地理的意义，有了如今文化的意义和我们怀旧的感情意义。

关楼一面门额上的“岭南第一关”，两旁的对联：“梅止行人渴，关防暴客来”；关楼另一面门额上的“南粤雄关”，特别是巨石上雕刻的“梅岭”二字，涂以鲜红的颜色，那样的光彩照人。这一切，都是中学时代我在画片上见到过的，如今真的展现在眼前，一下子像是活了一样，跳跃到我的面前，有了生气，有了血脉流畅，有了气韵贯通。

是的，这才是我青春时恋人的模样。有了这千年不变的关楼，有了这几百年不变的“梅岭”二字（这石碑是清康熙年间南雄知州张凤翔所立），便让这千年古道一下子复活，让我的青春记忆一下子复活，让遥远的历史和今天一下子链接在一起，有了彼此的对话和相互的交流。梅岭，才不像一般旅游胜地，只是秀丽甚至新饰得有些浮夸的山草木，而是像铁锚一样，沉甸甸地落在我的身心深处。

关楼是用一块块巨大的岩石垒成，经过漫长时光的剥蚀和打磨，呈现出沉稳的苍黑色，有了岁月的包浆，无语而沧桑，是历史流传下来的无字书。关楼脚下的石头被磨平，光滑如镜，有的石缝里长出青苔，湿润而清新。天色依旧阴沉，山色蓊郁，幽深莫测。往下望去，古道沉默，仿佛静若处子，却又仿佛随时可以动若脱兔，腾空而起。

遗憾的是，古道两旁的梅树没有盛开。但是，又一想，开有开的好处，没开有没开的好处。没开，不仅让我有了一份想象的空间，更觉得没有漫山梅花盛开渲染的鲜艳色彩，或许更多一份历史积淀下来原本的底色。四围浓郁的山色和苍黑色的关楼，便更加融合一体，那样贴切。而那块巨型石碑上“梅岭”两个鲜艳的大字，便愈发显得夺目。

（本文节选自肖复兴散文集《正是橙黄橘绿时》）

月下草龙舞

□ 胡 静

每年中秋节，安徽绩溪大石门村都有舞草龙的习俗。2017年，绩溪草龙舞被公布为安徽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

仲秋，庄稼入仓。那些留在地里的稻草被收集起来，用来扎草龙。草龙长十余米，身围半米多，以稻草捆扎而成，每隔两米多支一根木棍。龙背上扎草辫，自颈至尾连成一溜三角。尾分三股，结成三辫，故名“三尾龙”。龙头披红挂彩，巨睛张吻，细麻做的龙须，密密地垂着，威武异常。除了扎两条大龙，还得扎两条小龙配着，小龙长约两米，稍显憨拙，幼态。

扎好的草龙在庙中大殿静静候着。它在等待一个日子，人们用一个仪式、一炷香和一通锣鼓把它唤醒。八月十五那天，等到圆月攀上树梢，随着草鞭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一个汉子手持龙珠蹦出来，十多个青壮年擎着龙身下的木棍，草龙便游弋而出。龙头灯火齐明，龙身插满棒香，锣鼓开路，一路狂舞。紧随其后的是小龙，由两个少年随舞于巨龙之后。

四条草龙分别向村子的东西南北游去，如霜的月光下，龙身上的香火随风飘动，流星般闪烁，似活龙逡巡在村庄。乡民举着灯笼火把，尾随其后追赶，绵延的队伍，将古老的乡村照得通体透亮。舞龙队穿过圩镇和村落，经过田畈和河流，攀上那高高的青山，又返身向下，激越地冲向祠堂前的广场。

当四条龙汇聚祠堂时，一场盛大的狂欢开始了。灯光、月光和香火交织成一片。两名舞鞭者抡起粗壮的胳膊，“啪，啪”，两声脆响仿佛来自天庭；“咚，咚——”苍凉沉重的鼓声似乎来自地底，仿佛上天颁下一道神谕，天地为之一振。月光在那一刻更明亮，银质的光辉洒遍全场。几条草龙仿佛被注入了某种神秘的力量，迸发出一种

台州寻鲜记

□ 李 鸿

终于，等来了盛大的开渔节。沉寂了好几个月的码头重新热闹起来，分布在浙江台州红脚岩渔港的渔船整装待发。偌大的海面，海风裹挟着海腥味直接吹过来，渔船上的旗帜猎猎作响。吉时一到，一艘艘渔船如同离弦的箭，划破海面的宁静，向大海深处进发。

台州濒临东海，长长的台州湾海岸线曲折曼妙，风物美好。如此波澜壮阔的水域，出产的海鲜种类多、品质好，这是大海的馈赠，也是台州人的福分。开渔的最初几天，寻“鲜”的快乐指数对于台州人来说比任何节日都要高。淡薄了许多日子的舌尖，终于可以任海味尽情驰骋，这是无比的满足。当第一拨海鲜到达时，那种兴奋是任何不吃海鲜的人想象不到的。寻鲜的人一拨一拨往市场赶，尽管菜市场的摊位总是水淋淋湿答答，也阻止不了人们寻鲜的好兴致。嗜鲜的人尾随着从远洋归来的商贩，从市场的东边追到西边，他们查看海鲜，有着鹰一样的敏锐和利索。海鲜的新鲜度，经他们的手与眼便分毫不差。

海鲜区人流如涌动的潮水，各种海鲜被摆放在摊位上供人挑选。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海鲜气息，最张扬要算梭子蟹，一只只挥舞着大螯，横着乱爬。别看它们张牙舞爪，形象不怎么好，却是我心头好，一身白肉让人爱煞。还有刚捕上来的鱿鱼，肉质饱满，色泽清亮。闪着银光的带鱼，模样特别小清新。成色金黄的梅童鱼、水潺、鲳鱼、大对虾、红落头虾、白虾……都是新鲜欲滴的。在挑挑拣拣的寻鲜过程中，人们脸上有着对海鲜的无比喜爱。

我几乎每天要去菜市场买几只梭子蟹，拿回家清洗后，便开始各种各样炒、蒸、烤。女儿喜欢炒梭子蟹，浓郁的香和鲜，一直是她的最爱。我也乐于做这道菜，每次都会小心地先把梭子蟹齐腰切成两半，去壳去腮，备

原始的野性来，摇头、摆尾、腾跃、盘旋、翻火球。舞龙的汉子，看不清他们的脸膛，只见被火光映照的红衣像斑斓的花朵，热烈地盛开在天空之下、大地之上。

与此同时，锣鼓有节奏地喧响，爆竹不停歇地炸开，仿佛铁了心要在这个夜晚，唤醒天上的星辰、山间的草木、地里的虫、水中的游鱼。那么多的人，那么多的香火，奔跑在草龙的后面，奋力地追撵着、晃动着、呐喊着、吆喝着，构成雄浑的、高亢的交响，声势直透苍穹。他们，要用最劲爆的舞动、最嘹亮的声音，宣泄头年的苦、头年的累，喊出来年的盼望、来年的憧憬。

草龙就这样在古老的徽州舞着，舞得新安江拐了弯，舞得粉墙黛瓦扑簌响，舞得风起稻浪翻，舞得百姓日子甘……舞至深夜，舞龙人将火龙送到水口外，抛于河中，送龙回宫。

这一晚，村庄彻夜无眠。年复一年，这热烈而欢喜的仪式，成为大石门村人生命里的亮光。

辛苦劳作了一年的村民，终于有了一个堂皇的理由停下来，以中秋节的名义恣意享乐一番，同时祈愿家人团圆，人生圆满。年复一年，舞龙的人来了又去、去了又添，他们说，天上的星星有多亮，地上的香火就有多旺。这一习俗如同村庄永恒的河流，从未消失。

一场舞龙，让往日静寂的山庄像捻子一样被点燃。热闹稠稠的，能让寂寞了大半年的村庄嚼饱，也把几时的生活鲜亮地拉到眼前，漂泊在外的人惦念起来，会生出一种病，叫思乡病。

祈愿里的国泰民安，舞龙时的酣畅淋漓，热闹喧嚣里有尘世烟火，有人生盼头，足以抚慰一颗寂寥的心。

与故乡同在者在有根，根是家国天下。

巴丹吉林之光

□ 安 宁

落在巴丹吉林的每一粒沙，都有生命的威严。

即便在荒凉的戈壁滩上，在沙漠尚未侵袭的地方，一样有生命挺立在龟裂的大地上，向着苍天发出深沉的呼唤，祈求雨水降临这片被遗忘的角落。在沙尘暴肆虐的春天，只要有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，锁阳、绵刺、柠条、梭梭、芦苇、籽蒿、骆驼刺，它们就会将强大的触角，向着天空和沙漠深处无限地延伸。蜥蜴、蛇、骆驼、蚂蚁、甲虫、飞蛾，它们也在金色的黄昏里自由地奔走，让此时的沙漠，散发奇异之光。如果浩浩荡荡的大风，可以将南方的雨水搬运到巴丹吉林的上空，一夜之间，沙漠就会变成绿洲，被沙尘吹皱的人们，也会重现细腻的肌肤。

可是，雨水甚少眷恋这片大地。千百年来，世代栖息的人类，以及所有被大风席卷而来的生命，都以强大的力量，对抗着残酷的自然。因为雨水稀少，白刺、沙蓬会将身体化作一张巨大的网，盘根错节，牢牢锁住脚下的沙土。雨水一来，它们便夜以继日地将上天恩赐的甘露转化成生命的汁液，抵抗着一次次将它们掩埋的沙尘。只要抓住一滴雨水，心怀森林梦想的梭梭种子，就可以在两三个小时内，迅速打开生命之门，将根基延伸至地下四五米深处，犹如一把刀子，直插地球的心脏，护佑生存的权利。即便看似贫瘠的白色盐碱地，也不是可怕的不毛之地。人们蹲下身去，会看到生机勃勃的发菜，覆盖着板结的泥土，这片沉寂的大地，因此现出让人动容的荒蛮伟大之力。它们是地球的头发的保护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，让大风肆虐的塞外戈壁，在缓慢起伏的呼吸中，得以呈现生命的尊

严。骆驼们练就了一个月不吃不喝的本领，能准确地嗅到几十公里外的水源，在10分钟内快速喝下90公斤水，并学会在风沙中关闭鼻孔，用第三个眼睑阻挡炽热的阳光。蛇在滚烫的沙子里蜿蜒向前，机警地找着稀少的猎物。蜥蜴是神出鬼没的幽灵，能用肌肤吸水，并在沙海中闪电般随时消失不见。

人类也在这片大地上，以顺从但绝不屈服的精神，为生存的自由而战。人类将生命的根基扎进干裂的泥土，为干旱少雨的西北大地注入蓬勃生机。巴丹吉林镇上的人们，用贫瘠的土地，养活了一代又一代子孙。因为水源珍贵，他们将水分成两种。一种叫苦水，用来洗澡洗衣，浇灌蔬菜。一种叫甜水，用来做饭煮茶，虽然这甜水中，也夹杂着沙土的腥味。

每一个抵达此处的旅者，都会被放眼看去无边无际的荒凉震撼。每日的大风让他们觉得孤独，仿佛有了逃离，才能幸运地存活下去。可是祖祖辈辈扎根在这片荒漠的老吴并不觉得。“我们巴丹吉林多好啊，没有比这里更辽阔安静的地方了。”他热爱这片土地。禁牧给自然带来珍贵的休憩，让曾遭破坏的家园重现昔日的生机。

“看，草地多么绿啊！巴丹吉林多么美啊！还有那株孤独的榆树，我出生的时候它就一直站在那里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它依然没有倒下。等我死了，也要和祖辈一起，葬在朝阳的山坡上。我知道这里大部分草木的名字，羊胡子、沙葱、灰蓬、驼绒藜、梭梭、水蓬、沙冬青、霸王草、芨芨草、紫菀、肉苁蓉、麻黄、甘草……起码有几百种呢。所以戈壁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贫瘠，你如果弯下身去，仔细察



当地时间2024年7月26日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，我国申报的巴丹吉林沙漠——沙山湖泊群顺利通过遗产委员会评审，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图为巴丹吉林沙漠诺日图海子。

看脚下的土地，会发现每一粒沙子都有生命呢……”

老吴开车穿行在被无数次淹没又被无数次吹开的大道上，絮絮叨叨地向我讲述着这片大地上的一切，仿佛这是他生命的全部，仿佛地球上只有一个叫巴丹吉林的小镇。这里背靠着近5万平方公里的广表沙漠，人们眷恋着这片土地，大风吹不走，干旱也驱不走。

让人却步的巴丹吉林沙漠里，也有旅者想象不到的蓬勃生机。沙漠中的湖泊星罗棋布，多达百余个，仿佛一头扎进巴丹吉林大漠深处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。而其中滋养了大量飞禽走兽、草木虫鱼的淡水湖，则有

